

1. 汗都被留在那裡了

你的咖哩裝在別人的盤子裡 名字簽在別人的故事裡
當你醒來 他們早已習慣黑暗 哼著黏牙的流行歌曲
有人在隔壁浴室洗手 把香皂握成一條魚
他咬下的那顆柿子 比獅子還金
天氣這麼寒冷 約會的地點就在太陽麻花田
她說新年快樂
他覺得無聊 只好抽煙
一隻鬼在黑板樹下瞌睡 小貓在肚子裡罰跪
我們覺得尷尬極了 從嘴裡吐出一層海
海的皮膚極白
事情並不如牠所想的那樣 也並不如牠所想的這樣
她要風 他就發給她風
他要火 她就發給他火
她們在迂迴的巷子裡勾指頭 密謀
後天 它會和同伴從紅色郵筒相約經過
最好就一起把它們綑綁 資源回收
如果妳覺得疲倦 請用複音口琴吹奏我
牠忽然渴望背著書包 脫光衣服在路上走
後來他帶她過橋 途中經歷一座廟
跟小黃瓜一樣清脆 他們的額頭
假月亮懸浮在空中
他摩擦她的眼睛 擦出一段傷 汗都被留在那裡了

2. 越車越遠

她蒐集各色空瓶，醃泡不同年份的黃瓜。按時用星期七的碎沫澆花。
家裡有牛，有男人和硯台一枚。常常在院子裡打斜線。有時不小心跨
過一些貓臉。爆炸也無所謂，就算鍋子裡有狗吠。喜歡寫蟲卵般的
字，一粒一粒地寫。肚子裡養了一碟嬰兒屑，像玻璃彈珠那麼豔。
有一天，他們給她拉來一條鐵軌，教她在頭頂噴煙。
於是她就車起來了。對著鐵軌，對著屋簷。
我很精密。我很淘氣。我是地心引力。
她唱。
如何不被疲累？
誰在誰的邊界？
她唱。
車過窗下的時候，她的男人在窗裡望她。
手裡握著一節交流電。
他垂著臉，像是貨櫃裡的老肉桂。
她的牛在窗裡望她。她的硯台在窗裡望她。
牠們困惑極了，不斷從眼睛擠出墨汁與奶，
滴滴答答。
寂寞比水甜一點。
魚比海還酥綿。
從此，我就要去荒原荒原。
她唱。

她越車越遠。

3. 養西鬼

現在大家都流行養西鬼了 那是一種傍晚5點到7點出沒的鬼
這種鬼不但喜歡面朝西邊 肚皮上還橫插了一根竹棍子
這種鬼通常很醜 可是醜得很有格調
越醜的西鬼 越受大家疼愛

每天5點她們相約在第5街的郵局55號窗口
打開那箱限時專送的西鬼包裹
撈出一隻隻暈眩的西鬼 然後緊緊牽牠們的手
她們牽著西鬼去酒吧找酒鬼玩
一堆西鬼和一堆酒鬼划拳 像是某種寵物聯誼會
當西鬼開始抽拔肚臍的棍子時 就表示餓了
大家得想辦法弄來幾桶香油和葡萄柚
讓西鬼張開鼻孔慢慢嗅
有時她們從報上剪幾篇醜聞給西鬼讀
有時她們唱幾支餓掉的歌
直到西鬼逐漸脹大 變得和紅皮沙發一樣溫暖飽滿
所有人就起立關燈鼓掌

有人提議給西鬼維他命C
有人說應該為牠們訂做新衣
有人想帶牠們上山去溯溪
有人渴望和西鬼生育
不過這都違反了嚴苛的西鬼保護條例

鐘打7下時
最不醜的那隻西鬼最快消失 最慢消失的是最醜的那隻
大家都感到萬般不捨心情參差
只好原地解散等待下一次

4. 2月29日

早上，有人把我的小機車牽走，將牠和一匹小馬關在一起。
「等牠被放出來之後，就會跑得更快啦。」那人說。
對於他的說法，我半信半疑，於是一整天都待在家裡做實驗。
我把竹筷和鉛筆關在一起。
把手機和耳機關在一起。
把雞蛋和乒乓球關在一起。
把果醬和乳液關在一起。
最後，我把我自己和一首港都夜雨關進衣櫥裡。
小機車被送回來的時候，巷子裡的路燈都亮了。
我迫不及待地跨坐上去試騎。
牠體內竄起一股馬的血液，飆得好猛好快。
在行進的途中，我像是巨大的雨粒，又像是閃著霓虹的歌曲。

5. 我是被分割出來的幾百個蜂格而且我覺得藥很假

大咳嗽裡的小咳嗽
大悲咒裡的小杯咒
身體火力全開而我越來越瘦
有一種拐彎的異國語言從沙啞的喉嚨盪出
乍聽像是前世殘留的遺跡
又像是長頸村的燈謎
我想把自己捲走
捲成一隻河東獅吼
跟喜歡換氣的病毒一起肉搏

身體變成一座直立的竹筏，每個角落裡都站著揮舞手帕的小人。
竹筏的正中央有一塊空白，等著「她」來填滿，她的聲音相當洪亮，操著一口情緒性的外國方言。當她說出第一句話時，我就可以掉入睡眠。每個小時，我都被劇烈的咳嗽驚醒，痰裡有炭的味道。一開始，我發著燒，被小夢捉弄著，自己像被分割出來的幾百個蜂格，沒有蜜，只有灼熱的灰燼，漫天蓋地逐格崩毀。

6. 一些流氓把我通過

向宇宙借來一條細縫
暗是亮刮出來的傷痛
今天的雨滴不知輕重
失了幾個敗也成了幾次功
在麟掉的夢裡憋尿十分鐘
她肉氣蒸騰像一隻跌倒的大甕
海的馬比河的馬還要輕鬆
棉質的比鐵質的更容易發瘋
把大部份的自己放縱小面積的自己葬送
太浮躁就沈落到乳溝般深邃的巷弄
去找一隻連迷路都很燦爛的鳳

「我要晾乾你的風景然後掠奪你涼快的鯨魚。」她說。
牠鯨著歪歪的嗓音，答道：「但我會原諒妳。」

小記：

身體裡有一些能量快要爆出來，於是趕緊寫詩。本來這首詩的第一句是「一些流感把我通過」，但是被我刪掉了，寫完整首詩之後，又把這個句子撈回來貼成標題。過了幾個小時再重讀一遍，覺得這標題有點太虛，乾脆大刀闊斧，把「感」改成「氓」，所以才會有「一些流氓把我通過」這個搞笑硬句子。

7. 橘子是橘色的

橘子是橘色的
棗子是棗色的
金子是金色的
鼻子是鼻色的
丸子是丸色的
杯子是悲色的
鴿子是歌色的
村子是春色的
巷子是象色的
被子是臂色的
脖子是薄色的
袖子是嗅色的
瓜子是颯色的

孩子是海色的
腦子是鬧色的
鬍子是虎色的
痞子是琵琶色的
襪子是瓦色的
猴子是吼色的
刀子是稻色的
棋子是泣色的
梯子是涕色的
柱子是蛀色的
袋子是黛色的
嗓子是桑色的
房子是防色的

瘋子是楓色的
沙子是鯊色的
王子是旺色的
浪子是狼色的
娘子是良色的
褲子是苦澀的
梳子是宿舍的
領子是吝嗇的
嫂子是掃射的
獅子是詩社的
架子是假設的
肚子是堵塞的
轎子是交涉的

小記：

聽蔡琴的「恰似你的溫柔」，想念J，邊聽邊流淚。連續播放三遍，也跟著哭了三遍。忽然很想寫一個什麼，無論與J有關或無關，都好。先寫了「橘子是橘色的」，「杯子是悲色的」一句冒出來之後，就變得一發不可收拾了。我大玩漢字的偏旁遊戲和諧音字。跟押韻一樣過癮又療癒。寫到最後，自己還噗哧一笑，眼淚早就乾掉。

這是2015年的第一首詩。有一捲新的聲帶從舊的喉嚨長出來了。不曉得這條聲帶未來會發出什麼樣奇詭的樂音或噪音，但至少我明白它勾連著一大片古老的宇宙聖愛。這讓我十分感激。